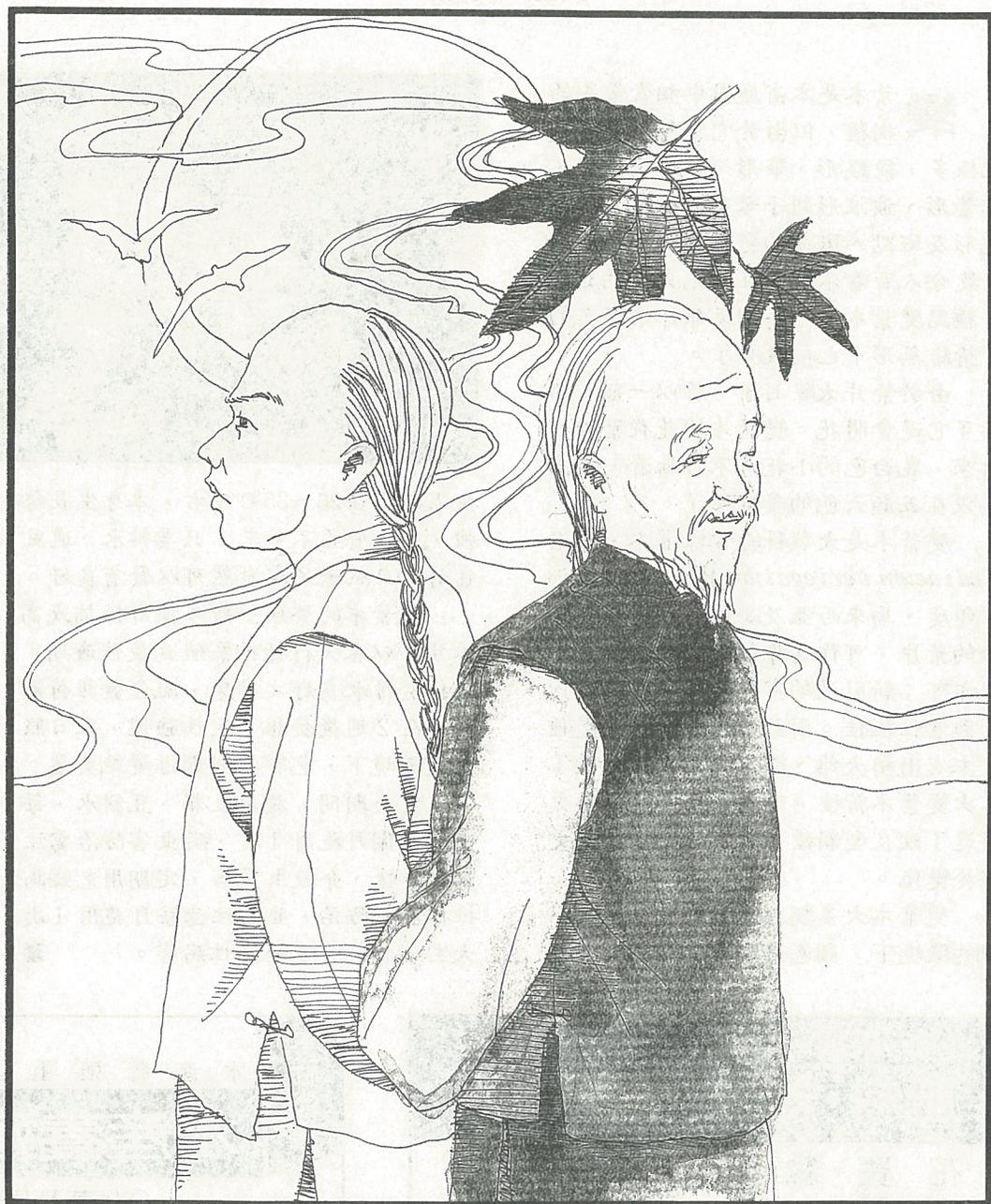


# 容易眾芳歇



昨天、今天、明天……在昨天，今天還是未知的未來；到了今天，昨天已是永遠難追的過去了。而明天，又在前方相待。歲月，就在這不斷推移，不斷流失的昨天、今天、明天中堆積。明日不可知，昨日不可追，人生可以掌握的，其實只有今日呵，然則，又有多少人真正試圖掌握了？以自己來說吧，不就老是在“等明天”中，把今

天”蹉跎了？明天！明天又如何呢？當“明天”成為“今天”，不也蹉跎如故，而把希望寄向下一個“明天”！

不管人如何蹉跎，歲月可是不饒人的，一晃，十年了，如果，早在十年前奮發讀書，如今，不知如何飽學了，又豈會在驀然回首之際，徒然後悔蹉嘆！

“少年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。”

張惠言想著，嘆口氣；這句話，大

文：劉明儀  
書：汪志義  
圖：林慧蘭

概所有的讀書人，在啓蒙時便耳熟能詳，却有那一個少年，能真正領悟？到能有所感慨，有所領悟時，總都到了“徒傷悲”的“老大”之際。到自己領悟了，急著去警惕下一代少年，怕他們重蹈覆轍，却也在他們狂傲、自負的臉上，看到昔日自己那不以為意，乃至不耐的神情！人，總是後知後覺的，人，總是不斷重複輪迴著前人已然經歷的錯誤的！人，總是到一切都太遲時，才悔悟昔日如何任前輩“言者諄諄”，而“聽者藐藐”如故的！

幾度花開蘭徑，後度葉落楓江，一年年東風催放嫩蕊，又催老了殘紅。佈置出一個花園錦簇的舞台，又無情的拆除摧毀了紫姹紅嫣，只留下一片一望無際的綠野平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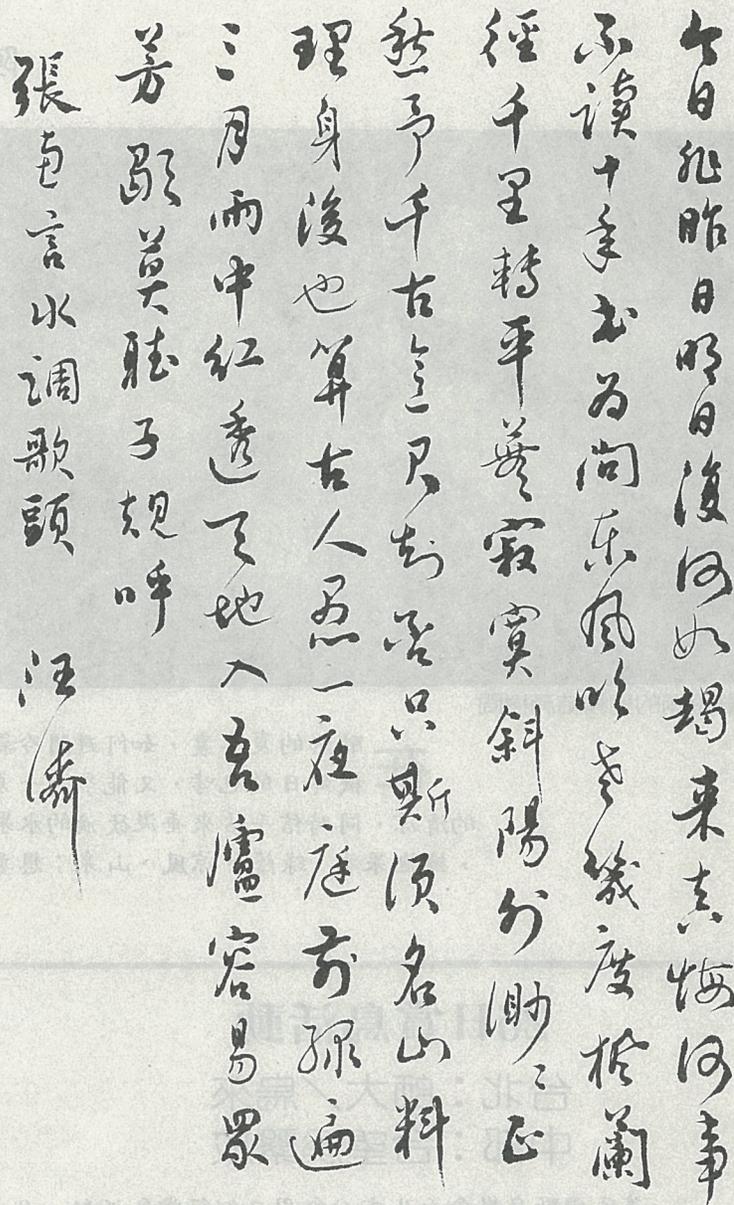
斜陽，又銜山欲落，蒼茫的大地，寥廓凝寂，他落寞地把目光投向漸為夜幕吞噬的遠方，一種不知自何處來，也無以名之的愁緒，如夜幕般，形成了一片灰色的網，自四面八方，向他逼近…

辛苦料理文章，藏諸名山，以俟來者，也是古人一點癡心吧？萬世千秋，就永恒而言，也不過是一瞬之間哪！一個人，當世尋不到知己，又如何期於後世？即使後人稱賞，對寂寞一生的作者，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與其把自己埋在“不過”的籠牢裡，何如拓展心境，不求見容於人、於世，而去容人、容世？看！只要把門窗打開，雨中的紅花，庭前的綠樹，不都隨著時令季節，展現丰姿，天地萬物，不都成了自家的陳設？

春，是留不住的，又何必徒自為了必然消歇的群芳，在杜鵑聲聲“不如歸去”中感傷呢？讓花自然地展放、萎落吧！當群芳落盡，自有一季濃綠的夏，送入眸中。

這一闕“水調歌頭”，是清乾隆時代的詞人張惠言的作品，他有一系列的“水調歌頭”，寫他對人生的了悟，頗



今日非昨日，明日復何如？  
獨來真悔何事，不讀十年書。  
為問東風吹老，幾度楓江，  
愁予。千里轉平蕪，寂寞斜陽外，  
渺渺正愁予。千古意，君知否，  
只斯須，名山川理身後，也算古人惡。  
一夜庭前綠過，三月雨中紅透，  
天地入吾廬。容易眾芳歇，莫聽子規呼。

張惠言水調歌頭 汪濟

富哲思；這一種瀟灑，帶有道家超脫情致的風格，使他在當時以“清空”標榜的浙中詞風，大異其趣，他自己是主張作品要有主題，要有內涵的。他自己的作品，正為他的主張做了揭示。他選錄了唐宋词“詞選”二卷，自己的作品“茗柯詞”，便附於“詞選”之後，詞作並不多，僅四十六闕而已，雖非大家，却也在清詞中佔了一席之地。■

今日非昨日，明日復何如？獨來真悔何事，不讀十年書。為問東風吹老，幾度楓江，愁予。千里轉平蕪，寂寞斜陽外，渺渺正愁予。千古意，君知否，只斯須，名山川理身後，也算古人惡。一夜庭前綠過，三月雨中紅透，天地入吾廬。容易眾芳歇，莫聽子規呼。